

平潭岛的黄檗故实

平潭,祖国大陆距宝岛台湾最近的地方。此地俗称海坛,素有“海蚀地貌甲天下,海滨沙滩冠九州”美誉。平潭四面临海,东临台湾海峡,与台湾隔海相望,西隔海坛海峡与福清为邻。这里有清澈的海水,湛蓝的天空,干净柔软的沙滩,灿烂多彩的日出和梦幻一般的晚霞。当然,这里也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古刹和禅门圣地。



从平潭牛脊山俯瞰镇海寺。

“平潭”之名源于石

唐时,平潭为牧马地,曾称海坛山,以其山势远望如坛而得名,俗称“海山”。又因岛上最高的君山,常有岚气迷漫,故平潭别称“东岚”,简称“岚”。

唐朝武德元年(618年),平潭属建州闽县。武德八年属泉州(今福州)长乐县,圣历二年(699年),属泉州万安县。北宋庆历中,平潭编为海坛里,隶属福清县太平乡。南宋景炎元年(1276年)升福州为福安府,定为行都,平潭属福安府福清县。元朝元贞二年(1296年),平潭属福建行中书省福州路福清州。洪武二年(1369年),福清州复为福清县,平潭属福清县。

康熙二十二年(1684年),水师海坛镇设平潭,平潭成为海坛营汛管辖的其中一汛,名“平潭”汛。嘉庆四年(1799年),析福清县东南海坛等岛屿置平潭厅,属福州府。因主岛海坛岛有一平坦巨石得名“平潭”。民国《平潭县志》记载:“而考平潭所由得名之故,又因中有一石,平如坛,俗呼巨石为磳,后遂作潭。”

平潭古刹有水井

据南宋梁克家撰写的福州地方志《三山志》记载,后唐清泰元年(934年),平潭出现了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清凉庵。在海岛上创建禅刹,立寺安僧,首先必须要有足够的淡水。从平潭现存寺院遗址中,常常可见古井遗迹。平潭佛教协会所在地龙兴寺,寺内菜地中就有一口宋代古井。

在敖东镇镇海禅寺,寺院天井里也有一口井。这口井始建于清代,井内壁下半部呈六角形,上半部呈圆形,井栏亦呈圆形。井径1米,深5米多,井水水质清澈,至今仍可饮用。

宋元至明中前期,海上贸易兴盛,平潭梵刹也随之勃兴。在元代,平潭海岛上建有镇海寺、隆兴寺、净尘庵等一批寺庙庵堂。明代有龙泉寺、高山寺、金峰寺、澄澗寺、玉堂寺等一批颇具规模的佛寺。明中后期倭寇猖獗,清初实行海禁,平潭人口都迁往福清、长乐,闭关锁国的同时,佛寺遭遇毁灭性打击。清中后期特别是清廷平定台湾后,派兵驻防澎湖列岛和台湾,每三年轮换一次。清兵换防期间,将士官兵沿海道途经平潭,带来平潭佛教重兴,而且将香火带回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各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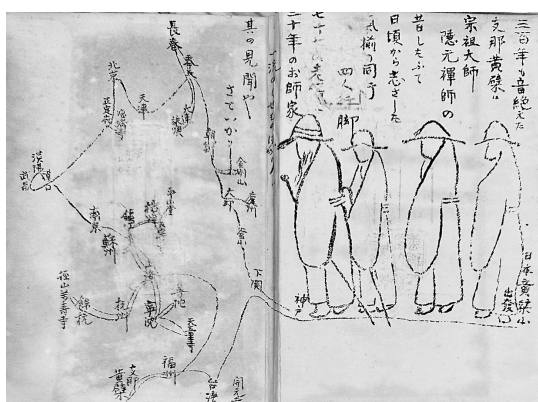
黄檗弟子大兴镇海寺

镇海寺,俗称西院寺,位于平潭县敖东乡安海村后牛脊山东麓。牛脊山又名眠牛山,镇海寺始建于元代,规模宏敞。四周回廊曲折,院、舍、堂、房齐全。前殿祀五龙顺化王,中殿供奉释迦牟尼,后殿为文昌祠,天井两边为钟鼓楼、伽蓝殿、祖师殿,成为典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院。嘉庆九年(1804年),后殿毁于火,嘉庆十五年重新修复。1918年改为学校,1923年改设平潭县第二区公所。寺院现存一块青石小碑,记载着这段历史,上刻“民国戊寅秋,区署落成纪念,区长翁子仁”。

现在的镇海寺,是上个世纪80年代村民集资原址重建。寺院最后一进院的山墙正中,竖立着一块高大的双



▲ 平潭镇海寺祖师塔



▲ 1925年,日本黄檗宗来福建黄檗山拜塔图。

龙抱珠石碑,名《重建后殿碑记》。此碑立于咸丰六年(1856年),花岗岩石质,已断成六块,又重新锔为一体。碑文起首一句,便是“平潭禅寺,镇海其最著也”。

镇海寺与黄檗有着很深的渊源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隐元禅师曾来镇海寺说法,上堂法语有“没鼻眠牛横海岛,不须绳索再勾牵”之句。在能仁晃道《隐元禅师年谱》一书中,对此事记载略详:“崇祯十七年/顺治元年甲申(1644年),师(隐元禅师)五十三岁,所经城山、镇海、茶林、护国、东金等刹,各请说法,各载《全录》中。”

常熙兴燄禅师是隐元禅师23弟子中的第15位弟子,他曾来平潭“大建镇海寺”。据仙门净寿所著、日本元禄十二年(1699年)刊刻之《槃宗谱略》卷中《眠牛山镇海寺常熙燄禅师传》记载:“(常熙兴燄禅师)年将不惑,适无异和尚入闽,师特往受具,隐于海南眠牛山,未几,士庶归心者益众。至太师邓公、平夷侯周公辈,咸以师礼尊之,既而大建镇海寺。”

常熙兴燄禅师“大建”镇海寺后,有一位福清三山的道士郑羽士,来到寺里。这位道士能以符咒,取桃枝作乩以降仙,判人吉凶皆验。这位“仙”,就是无烟氏陈博。常熙兴燄禅师请降“凡间”的“仙人”题山门联,仙人作了这样一幅:“不坐狮、不坐象、不坐莲花,牛背长留今古迹;但看山、但看水、但看日月,虎溪何论实虚声。”

崇祯十七年,隐元禅师来到镇海寺,常熙兴燄禅师请

隐元禅师上堂说法。隐元禅师讲到:“乘槎渡海,为求格外知音;策杖登山,惟访通方作者。遇知音声价益重,逢作者大道益彰。普天普地,满眼满耳,通身遍身,无处囊藏。声重于国于家,若长若幼,闻名颊相,悉皆皈依。故能道满天下,名垂百世,皆鹧知音作者,递相举扬而然也。今日山僧海已渡也,山已登也,且道谁是知音,谁是作者,诸人还会么?没鼻眠牛横海岛,不须绳索再勾牵。”

顺治八年(1651年),隐元禅师为常熙兴燄禅师作《祝古稀词》一篇,念其腊高德厚,任常熙兴燄禅师为都监院之职。甲午之年,隐元禅师东渡时,常熙兴燄禅师“率众哭留,声震泉石”。隐元禅师为常熙兴燄禅师预题了其顶相(注:“顶相”是佛教中的肖像画,预题顶像,即在肖像画未完成时就写好了题款),还说“待我东游归来,与君一顿柳栗”,这话隐含“嘱累”(注:在宗门中,每以传付佛法,令后人护持,谓之“嘱累”)之意。果然,东渡两年后的顺治丙申年(1656年)秋天,隐元禅师“不违旧言,特寄拂子嘱以大法”。隐元禅师东渡后,慧门如沛和尚住持黄檗,举常熙兴燄禅师为首座,常熙兴燄禅师虽然垂老,但立在人群中,“俨如泰岱之峙众山之上”。

平潭黄檗僧的东渡

山本悦心《黄檗东渡僧宝传》中有“惟一禅德”一条,记载惟一道实乃福州府侯官县郑氏子,以清直、谨谦、至孝闻名乡里。其母得病难愈,他割下自己的股肉为药饵。后在南明时入伍,官至参军,因其父死于兵难而出家。在黄檗山隐元禅师座下薙发,后至平潭镇海寺,潜修密练,大有所得。顺治十一年(1654年)随隐元禅师东渡,第二年回国。

顺治十八年(1661年),高泉性激为庆祝隐元禅师七十寿诞东渡日本,惟一禅师同行。1926年,宇治黄檗真光院出版的山田玉田所著著作,记载了山田玉田陪同当时的黄檗宗管长隆琦大雄,1925年入闽参谒古黄檗并游历杭州径山、宁波天童、正定临济寺等地的见闻,山田玉田后成为黄檗宗第49代管长。

史籍记载惟一道实禅师先后两次东渡,以及惟一道实禅师在平潭镇海寺的故事。惟一道实禅师第一次东渡后,第二年便回到福建黄檗寺。崇祯十三年(1656年),寓住平潭眠牛山镇海寺。相传,在镇海寺的时候,惟一道实禅师赤脚踏顶,每日唱诵《华严经》拜千拜,一日也未曾荒废。有一天,贼船来袭,当地和尚劝他赶紧躲一躲,禅师根本不为所动,说我一贫僧,一无所有,若要取我性命,拿去便是。之后,便像往常一般大声诵读《华严经》,过了不久,黑旋风忽起,砂砾飞舞,树木连根拔起,贼船顷刻不见了踪影。由此,人人都愈发敬佩惟一禅师的功力。

镇海禅寺的南侧100米处,有一座祖师塔,是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镇海寺僧修竹园和其徒祥玉合葬之墓。此墓占地面积约20平方米,坐西向东,墓圻用三合土构筑,呈方框状,上为八角盖顶,墓碑立在圻门之上。可见,在隐元禅师明末说法、常熙兴燄禅师清初建寺之后,直到乾隆年后,仍有高僧住山。

离开镇海古刹,路边的老榕树依然苍劲,石板路光滑而悠长,仙人掌过了房顶,青藤骑着墙铺张。古石厝墙面斑驳,眼前重生的镇海寺,记载着明末黄檗禅师的兴建之功。(白撞雨)